



“重重”的快乐

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六年级 洪儒延

暑假的一天，我和妈妈坐上火车，踏上回家乡的旅程。车窗外一大片一大片金黄的田野飞驰而过。我被这久违的美景吸引住，没有因舟车劳顿而昏昏欲睡。

车厢里渐渐地安静下来，只有呼噜声此起彼伏，最后连一直吵闹不休的小男孩也在妈妈怀里睡着了。我的妈妈也在打瞌睡，头歪着，一直往我这边靠，最后头靠在了我的肩上。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妈妈的几缕头发不断地扫着我的脸庞和脖子，痒痒的。我试图把窗户关小一点，我刚伸手，妈妈就动了动，我赶紧停止动作，生怕把妈妈惊醒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肩头越来越重，有些麻了，脸和脖子也觉得越来越痒，有点忍不住了。忽然想起我小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子趴在妈妈的肩上睡的，于是我始终没有动。

我转移注意力，把目光投回窗外。金灿灿的田野里几位农民伯伯正弯着腰收割。他们头戴草帽，手拿镰刀，挥洒着汗水。这让我想起了《悯农》。我的心里顿时思绪万千，我的妈妈不也像他们一样辛苦地整天劳作吗？夏天，骄阳似火，妈妈每天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

沿街叫卖水果。妈妈用沙哑的喉咙向过往的人群喊道：“好甜的西瓜，买一个解解暑啊！”她自己却舍不得吃上一块润润喉咙。妈妈口渴了，只会拿起那一大瓶凉白开水往嘴里灌。偶尔她吃上个西瓜，那肯定是摔坏了的，降价也没有人要。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妈妈转卖烤红薯。那一个个冒着热气的红薯温暖了别人的手，却熏黑了妈妈的脸。就这样，妈妈做着小贩，一年四季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劳碌，在她的日历里没有休息日，没有假日。现在，在这一趟飞驰回老家的列车上，妈妈难得地“放了个假”。

想着想着，重重的肩头没有那么麻了，心间涌起“重重”的快乐，浑身上下充满精气神。我细细望着妈妈睡熟的脸，母亲原本光洁的额头竟增添了几道皱纹，眉头紧锁着。是因为工作不顺心，还是因为我厌烦您的唠叨呢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大了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，用自己弱小的肩膀享受这“重重”的快乐。

指导老师 莫结桃

本栏插图 / 熊家婆插图工作室 本栏责任编辑 / 陈土宏